

血潮

映天

三英浩 著



黄河出版社



血 潮 映 天 碧

王英浩 著

(上册)

黃 河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耿龙武
封面设计 孙剑军
戴梅海

血潮映天碧

王英浩 著

黄河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大纬二路325号 邮编250002)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47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ISBN 7-80558-1-243 2/1·40 定价:6.80元(上下册)

内容简介

五龙河人司马可汗起事遭害，被“魔鬼船长”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救起。后来司马可汗遁入津门成为首富。司马财团的崛起，在天津卫掀起轩然大波。帮会、恶枭及其主子日本侵略势力，他们同有着龙的血骨的五龙河人司马可汗家族在天津卫这个大舞台上，展开一场险恶纷杂的争斗。

作品以浓烈的民族感情和浪漫主义笔调，展现出一副悲壮激烈的画卷，写了一个家族的兴亡史，也是旧中国天津卫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书中道尽了人生之坎坷、社会之险恶。故事曲折迭宕、惊心动魄、引人入胜。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通俗小说。

引 子

这本书的名字起得多么俗气：《血潮映天碧》。谁见过血流得象潮水一样？其内容，书中说的大多是男爷们的事情，能有人喜欢看？可当你看开了头，就象五龙河水难停下了。

我家的五龙河是条美丽的河，你若站在高处俯瞰它，它就象一条玉带缠绕在群山之中。走近它身边，它又象个温柔多情的姑娘依偎在你的身旁，娓娓情话，柔情缠绵。你只要看她一眼，就会让你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我们五龙河的男人们，个个生得粗壮骠悍，性如烈火，嫉恶如仇，宁死不肯向压迫他们的人低头。也就是这些好汉英杰，留下一堆堆世代相传的故事。你若有兴趣，就到俺们乡下来吧！听听、看看、摸摸、闻闻，全都是又鲜美又动听的故事。有夏王窦建德在俺们五龙河举兵反隋的故事，有红枪会起义的故事，有联庄会五龙河两岸一百单八村起义反清的故事……

每当深秋刮起西北风，地里的庄稼活收拾利索了，男人们便象听到集合号一样全涌到村里有煤火的酒馆里。大伙围坐在火炉、桌子四周，手捧着粗瓷大碗当酒杯，喝着地瓜烧酒、玉米烧酒、高粱烧酒；还有给刚参加这支故事队伍的孩子们准备喝的各种各样的果酒和米酒。这可是真正的酒啊！都是用各种新鲜粮食酿成的，又香又醇。喝了第一杯，你就想第二杯、第三杯……你们城里人喝的那是嘛酒？全是水。掺上颜色的水。

你若不相信，就到俺们五龙河乡下来喝杯尝尝。

他们吃着炒得喷鼻香的花生豆，一粒花生就是一个故事，……老枕头大叔是五龙河人讲故事的头名状元。这个人早年在天津卫呆过几年，见过大世面。一件破棉袄五冬六夏披在身上，那件破棉袄的每一个褶皱里都能抠出几麻袋故事。

有一年，城里一个毛头小伙子来五龙河要和枕头大叔比故事。大叔对那个模样长得很斯文的小伙子说：“爷们，不是俺们乡下人小瞧你，要比输赢，你先讲吧。”那个小伙子就讲了一个比“梁山泊和祝英台”还悲惨的故事。这故事在城里讲的时候，听说连蚊子苍蝇听了都流下热泪，颇受好评。谁知，老枕头大叔听后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说：“小子，你讲得这叫嘛故事？我们五龙河人的瓦罐让风刮出来的声音也比你的故事好听，还是让爷们给你讲个故事吧。”

他一开口，嘴！连天上的星星都忘了赶路，住下脚听他讲故事。老枕头大叔讲的是晚清五龙河两岸一百单八村举行联庄会反清起义的故事。

他讲得悲忿、激昂、壮烈，催人泪下。他讲的是联庄会起义领袖司马光义，起义失败后受伤被俘，被押到济南府砍头示众。头砍下来在地上还放声大笑……他有八个儿子，六个儿子和他一起参加了联庄会起义。为了反抗清王朝封建的残酷压迫，为了自由和尊严，前仆后继，全都壮烈殉难。幸存的第八个儿子司马可汗死里逃生，后来在天津卫发迹成了首屈一指的富翁。在七七事变前夕，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大义凛然，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最后被日本豢养的汉奸刺客暗杀。司马可汗的第三个儿子司马慧君，继承父亲遗志，七七事变这天，天津卫的买卖店铺、住户厂家，挂起一面面膏药旗表示归顺大

日本国；只有司马家族的办公大楼顶上，仍旧高高飘扬着中国国旗，抵抗到最后，在熊熊烈火中司马家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生命和鲜血向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呼喊：“开船吧——”

你再看看那个来比故事的小伙子，因为羞愧，昂首变成低头，脸变得象鸡蛋壳一样白皙，前胸也比男爷们高出一大截子，屁股也象船头一样高高翘起来了，变的象个女人！腰细得就象杨柳枝，一扭一扭地走了……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五龙河人	1
第二章 揭竿而起	11
第三章 一个船长的预感	22
第四章 杀机四伏	38
第五章 危险的较量	61
第六章 力缚金龙占码头	72
第七章 一触即发	90
第八章 设伏诱虎	128
第九章 多灾多难的海河	139
第十章 吕祖堂中埋伏	148
第十一章 投笔拿枪报知己	167
第十二章 枪声再起	197
第十三章 神秘的女人	207
第十四章 名伶与女人及白画眉	230
第十五章 虎穴救援	261

第十六章	风雨如磐	281
第十七章	市长大人的愤怒	311
第十八章	盛会启幕	314
第十九章	血溅津门	333
第二十章	啊,天津卫	361
第二十一章	劫后余波	386
第二十二章	生死磨难	413
第二十三章	蹉跎人生	430
第二十四章	海神在呼唤	451
第二十五章	复仇的枪声	470
第二十六章	惩罚	492
第二十七章	燃烧的五龙河人	505

第一章 五龙河人

蜆子湾是五龙河西岸的一个大自然村，汹涌的五龙河在村西头的山崖前猛然掉头向东，然后又转向南流入大海；五龙河给这个村庄留下一泓平静的河湾。河湾里因为出产个大肉味鲜美的蜆子而扬名。蜆子湾，也就成了这个村庄的名字。不过当地人都说这个村庄是：老鳖没在家——“闲着湾”。

村里人大都姓司马，传说是西晋朝代司马氏族的后代落荒至此住下，繁衍生息至今。

司马光义是村里司马氏族的族长，也是由村里各支系族会推选出的会长。他是个很温和的长者，不象一般五龙河人动辄就发怒，三句话不睦就挥拳相见。他的外貌很象一头温顺的雄狮。粗壮的身躯，不高的个头，下巴上有一绺花白的山羊胡子，斑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编成辫子垂在身后。他走路很轻，好象怕踩死地上的蚂蚁。脸上常挂着笑容，一举一动都象个私人学馆的老秀才。

可是，你一旦看见他脸上那条斜着砍下的刀疤，那双深藏在浓眉下面锐利的双目，你就会慌忙避开那两道目光。因为那目光就象利剑在直刺你的心脏，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一头会随时扑上来的雄狮。其实，是一个有丰富阅历的老人在审视你。

可以这样说，司马光义的大半生都是浸泡在血泊里。他参加过白莲教起义、义和团起义，率领联庄会和土匪刘老六、刘老七的队伍血战十二年。他脸上那条伤疤就是和刘老六的土

匪队伍作战时留下的纪念。在西塔堡的血战中，他一刀削掉了土匪刘老六的头，杀退了这股为患五龙河两岸多年的土匪队伍。

按照五龙河人的惯例，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做他们家族的首领。司马光义当之无愧，而且他有勇有谋，坚毅果敢，不深思熟虑不随意妄动；一旦决定的事情他就义无反顾的干下去。

那个时代艰辛残酷，司马光义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从不借酒浇愁。就是在外边受了难为，也从不回家打老婆骂孩子，渲泄自己被压抑的愤怒。这种人在还保持着残酷的武士遗风的五龙河人之中，就象在羊群里找骆驼一样难寻。

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五龙河男人，除了被嫁时能被人类的情欲所驱使，在男人的怀抱中得到短暂、暴风雨般热烈的幸福之外，很快丈夫就会被酒和刀枪所诱惑，离开她的身边又回到从前的生活中去。留给女人的只有一夜一夜难捱苦寂的等待以及惊恐不安的祈求。

当时，五龙河两岸，一切能挤出油的地方都充斥着清兵、官吏、土匪、强盗。谁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数，而且官匪一家，难以分辨。他们又串通一气，尽一切力量在老百姓身上敲骨吸髓。乡民们为了生存和自由，也为了天理和公道，一次又一次地拿起刀枪进行反抗。他们秘密建立起组织，只要一声呼唤，不用一天时间，五龙河两岸的男子汉就会拿起刀枪，披挂上阵，组成一支军队。不打仗时，他们又回到土地上去劳作，回到老婆身边亲热。但是这种短暂的安定日子实在是太少了！一个女人一年中和丈夫在一个枕头上睡觉的时间少的可怜；她们就象一朵美丽的花苞很快便枯萎。白天在地里，被应该是男人们干的沉重的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时间多想，到了夜

晚，每当夜深人静，他们便都轻声哼唱着一首在五龙河两岸流传很广的小调：

一更里来黑了天，
红帐呆坐小婵娟。
思念丈夫难入睡，
守着孤灯把泪咽。

二更里来月儿圆，
北风阵阵心里寒。
屈指一算三年整，
夜夜泪流到五更。

.....

这种悲伤凄凉如泣如诉的歌声，在五龙河两岸就象风儿一样飘荡在空中，呼唤那些离家多日的男人回到妻子的身边。

可是，不能埋怨五龙河男人的心是铁打的，他们是被迫起来的。捻军起义、白莲教起义、义和团起义、红枪会起义……还有五龙河两岸一百单八村组成的联庄会，在光绪二十六年和土匪刘老六的队伍大血战；这些男人们，为了尊严和生存，为了自己的妻子老少，他们哪个能置身度外，他们血流成河，把五龙河都染成红色！

“我们五龙河人，宁死不做狗！”这是司马光义常对儿子们讲的一句口头禅。

妻子给司马光义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夭折四个，活下来八个。这也符合弱者消亡、强者生存的法则。因为严酷的五龙河人，他们的男孩子从六岁起就要离开父母的身边，到村里各会长聚会的会首堂，当着全族人的面，接过会长递给他的刀

子，割破左腕把血滴进一只盛酒的坛子里，然后和全族的人一起共饮血酒，表示他已经是个大家承认的男人了，这叫“开谷节”。然后孩子的家长再把孩子送到远离村庄的专为培养五龙河男人的营地去。孩子要在营地里和大家一起种地、练习刀枪武艺、学会骑马射箭。在那里长到十三岁，父母再把他接回村来，送到会首堂。然后孩子接过会长递过来的刀，割破自己的右腕，把血滴进坛子里，和大家同饮血酒，这叫“收谷节”。表示这个男孩已经最后为家族接收，长成大人，可以娶妻生儿育女了。这也是五龙河人最隆重的节日，每当收谷节来临，全村的人都象过年一样穿上最好的衣服，赶到会首堂观看这种有些古老残酷的仪式。顺利通过六年的艰苦生活得到大家承认的男孩的父亲特别受人敬重。他要准备好酒席接受亲戚朋友的祝贺，通宵达旦地喝酒、唱歌，尽情的欢乐。有些孩子的父母也利用这个机会给孩子定下一门亲事，然后选个吉日把媳妇娶回家。这个男孩一旦结婚，就必须离开父母独立生活。

有些十三、四岁的男孩就做了父亲，而他们的妻子一般岁数比他们大，有的大几岁，有的大十几岁。因为战争中死去的人太多，五龙河人需要女人给他们生育更多的孩子，来填补他们的队伍，保持他们的后备力量。

有些孩子因为身体太弱，经不起营地生活的严峻考验而夭折在营地里。他们的父母会觉得脸上无光而搬到村外去居住。有的父母会因此而双双自尽，以表示对不起族人。

残酷是为了生存，这就是五龙河人的法则。

战争就象脱缰的野马，在五龙河两岸来回驰骋。光绪二十六年被联庄会杀败的刘老七，在光绪二十九年又率领队伍卷土重来。刘老七扬言要为他的哥哥报仇，活捉司马光义的一家

剖腹剜心祭奠他的六哥。

清兵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他们更使笼罩在五龙河两岸上空的血腥阴云愈加凝重。

司马光义大儿媳的弟弟，昨天跑了三十里路赶来报信：“刘老七的人到姜疃了！”

姜疃离蚬子湾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司马光义让人先把老年人和妇女孩子送到附近的娘娘山上，他和男人们留下准备迎战。

行动之前的夜晚，司马光义的一家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劝说年迈的司马光义也到娘娘山上去躲避几日。黑暗中，司马光义双腿盘坐在炕上，面朝院子，右手托着一个有尺把长的烟袋，叭嗒叭嗒地抽着。一闪一闪的红火映照着他那布满山岩一般绉褶的面庞，他凝视着窗外的夜空，眉峰紧锁，象似在焦切的等待什么人的到来。窗户纸被狂怒的风撕破了，雨滴从外面抛撒到他的脸上，倚着墙盘腿坐着他的妻子，妻子身边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就是司马光义第八个儿子狗剩。

几声沉闷的雷声响过之后，雨越下越大。

院子里那棵百年老柿子树，在风雨中痛苦的呻吟着，发出阵阵悲惨的呼啸声。

坐在炕沿上的大儿媳见公爹不吭声，她便打破沉默，说：“爹，刘老六这个狗杂种是被你砍下脑袋的，这次刘老七领人来是冲你来的！你老了腿脚不利索，还是先上山吧！”

大儿子石头也跟着说：“爹，铁蛋他娘说得对，你还是先上山吧。这里一切有我顶着，你就放心地走吧。”

四儿媳刚想说话，趁着闪电的一瞬间光亮她瞥见公爹那张冷峻的面孔，吓得她赶紧又低下头纳她的鞋底。

司马光义猛吸了几口烟，吐出一团有些辛辣的浓雾，他开口说话了：“我是司马家族的会长，在会首堂里我向大伙发过誓，要和大伙生死与共，所以我不能走。”

他停了一会，抬高了声调又说：“我们五龙河人没有一个是临阵脱逃的怕死鬼，谁要是怕死，马上给我滚出去！”

司马光义把头猛地一甩，粗壮的辫子在空中打个旋，接着在他脖子上缠了三匝圈。他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全屋的人，女人们赶紧低下头避开这鞭子一样的目光；男人们却都挺起胸膛接受父亲目光的鞭打。迎视着父亲的目光，他们没有丝毫的畏惧和犹豫，就象一匹匹战马支楞起耳朵，只要做父亲的一抖手里的缰绳，会立刻冲出屋子扑向疆场去厮杀。

“好样的，是我的儿子！老天爷赐与我们五龙河人的东西他们都有，这也是我的永生！”

司马光义觉得浑身一热，但是他表面上没动声色。平静地说：“女人和孩子立刻上山，男人们留下。我们必须等待信使，没有信使的消息，谁也不准轻举妄动。”

信使是五龙河两岸供养的一种特殊的人。平常他们走到哪个村庄，哪个村庄就要好好地款待，酒肉管够。走到哪个村都能受到崇敬和爱慕的目光。因为只有最勇敢的人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豁出性命去完成重大的使命；只有最值得信任的人才有资格被众人推举为信使。一旦有事，信使就要置身家性命于不顾，马不停蹄地沿着五龙河，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奔驰报警。

约莫四更天，雨刚停。信使的急骤马蹄声惊醒了沉寂的村庄。信使急切宏亮地呼喊：“刘老七的人到马家桥了……”信使一边喊着，一边纵马向前驰去。

马家桥离蚬子湾只有二里地，司马光义赶紧把人拉出村子，在村外的一片麦地里摆好阵势准备迎敌。天还没有放亮，刘老七的土匪队伍就象一窝蜂似的从马家桥方向涌来。前面是几百名骑兵，后面是大队步兵，足足有几千人。而司马光义民军，附近八个村庄的人凑起来也不足一千，而且没有一个骑兵。

这些五龙河人，眼看着刘老七的人黑压压的一片从东、西和北边三个方向嚎叫着冲来。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就象一尊尊铁铸的像一样，牢牢地站在麦田里准备迎敌。最先冲到跟前的骑兵的长矛眼看着就要扎到他们身上，司马光义大吼一声：“杀啊——”他率先挥舞着大刀冲了上去。刀光闪闪，枪矛瑟瑟，风云色变，马嘶人吼。

……他们和刘老七的人打了整整一个白天，杀得天昏地暗，双方死伤惨重。到了傍晚，司马光义把人撤到娘娘山上，用滚木和石块封死了上山的唯一小路，把刘老七的人挡在山下。

司马光义挑选出几名精壮的男人守住小路，又让大儿子石头领着人砍了一些树，搭了几个临时窝棚让女人和孩子住进去，男人们睡在露天。

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跑到早已倒塌的娘娘庙里，点上烛香，面南背北跪成几行。叩头祈告冥冥之中的观音娘娘，保佑大伙平安无事，打退贼兵早日回家。

这更使司马光义感到责任重大，领着几个儿子在山上来回巡视，防止贼兵从陡峭的山峦两侧偷袭上山。

第二天，刘老七的贼兵对娘娘山攻打了一整天。除了在险峻狭长的小路上扔下十几具尸体外，没有前进一步。刘老七见攻不上山，就把娘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妄想困死山上的人。